

◆ 田园杂记

认庄稼

李星涛

七月,淮北平原上绿色汹涌澎湃,玉米恰似雄赳赳的士兵方阵。我对壮壮说,根据玉米缨子的颜色,可以判断出襁褓里嫩玉米的肤色。缨子是红色的,玉米就是黄的;缨子是紫色的,玉米就是红的;缨子是黄中染绿的,玉米就是月光一样的黄白色;没有缨子的,玉米的身子一定是紫红的,里面储存的糖分最多,比起甘蔗丝毫不差,红玉米很珍贵,可以治拉肚子。

听了我的话,壮壮来了兴趣,开始在玉米地里挨行寻找红玉米。最终,他果真找到了长着紫缨的红玉米,并嚷着要掰下来带回家。我急忙阻止说:“现在是七月,玉米还未成熟,只有到了八月底,玉米才能收获。”离开玉米地时,我为壮壮找到了一棵没有缨子的玉米,砍下来,剥去了表皮。小壮壮接过去,“咔嚓”一声,咬下一小节,“嘻溜嘻溜”地咂吸着甜汁儿。

认识了玉米,我又带着壮壮去认识水稻。这一次,我给小家伙布置了一个任务,不仅要拔掉稻田里的三棱草,还要亲自找到一棵混迹于水稻中的稗草。

三棱草壮壮很快就认识了,拔了一棵又一棵。可稗草他却一棵也没有发现。最后,只好从我的手里抢过去一棵,认真端详了好大一会儿,这才发出一声惊叫,开始仔细寻找和水稻极为相似的稗草了。

稗草是高级特工,喜欢隐藏在稻田里,抢夺着水稻的食物。它叶子的大小和颜色几乎和水稻一模一样,只有独具慧眼的老农才能发觉。因为水稻的叶芽间长有一撮白色的绒毛,而稗草却没有。但尽管如此,好多稗草还是一次次躲过了农人的搜捕,逍遥地活在水稻当中。等到稻子抽出穗子时,稗草就更容易被发现了。因为成熟的稗草,长得比稻棵略矮,穗子能巧妙地隐在稻穗下面。最终,稗草就会和稻子一起被收割进麦场,来年再混迹于稻种之中,重又育出秧苗,落户于稻田。壮壮查出了水稻和稗草的区别后,不大一会儿,就成功地从水稻身边拔除掉了十几棵稗草,很富有成就感地将它们扔进了稻田边的水沟里。

庄稼当中,壮壮认识最深刻的要数芋头。在我的指导下,壮壮已能准确地认识乡下常见的三种芋头。白心芋头叶儿偏小厚实,叶梗微红,藤条紫黑;香蕉芋头的叶子宽大,薄而青,叶梗和藤条都是淡绿色的;红心芋头的叶片大小介于白心芋头和香蕉芋头之间,边缘被描上了一圈浅浅的霞红,表面的经脉也像红色的毛细血管一样,叶梗和藤条一律是紫红色,像是高血脂的人喝过酒的脸。

为了强化对三种芋头的感性认识,我还将三种芋头各扒出一颗,让壮壮品尝。白心芋头肉质白净,略有韧性;红心芋头肉质呈胭脂色,像是种植在霞光中,吸收了朝霞的光泽长成的,口感也清脆甜爽;香蕉芋头肉质的颜色就是十五的月亮刚出来的颜色,不仅汁水丰盈,而且像刚摘下的黄瓜一样脆嫩,带有香蕉淡淡的香味。

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,我带着壮壮跑遍了平原上的各种庄稼地。壮壮不仅认识了玉米和高粱,大豆和豇豆,水稻和稗草,芋头和马铃薯,而且还能大致说出来这些庄稼的生长期和成熟期。小家伙很认真,既用手机为各种庄稼拍了照,又在照片下写下了几十字,或者几百字的有关庄稼的说明。虽然他并没有全程参与这些庄稼种植、培育、收获过程,但我相信,这半个月认识庄稼的经历一定会给他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,这记忆也一定会成为他生活中可以再生的珍贵矿脉。



老宅 李昊天 摄

◆ 安庆地理

白水湾

程为本

那年我到白水湾,是在一个初冬,瘦水寒山,万象寂寥。然而在白水湾,枫叶红了,菊花黄了,丹桂还吐着芳香,月季正张开花瓣……它们在一湾碧水的滋润下满目斑斓。这不禁让人想起杜牧的山行: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吟诵着这样的诗句,我们已经穿过一片丛林,擦过虎啸潭的边缘,向着山腰处的怡然亭前行。到了!怡然亭旁的绝壁悬崖,瀑布幽潭,远处的白水青山、绿叶黄花,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大自然是这般美好,耐读耐看。

耐读耐看的白水湾,一边给人美景,一边叙说过往。白水湾说,历史上有很多名人曾在这里不期而遇,相继登场。其中两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,李白和王安石。

李白来过这里,还不止一次。与这里的形胜有关。他的《江上望皖公山》是这么写的:“……清晏皖公山,巉绝称人意……他年还丹成,投迹归此地。”白水湾在山的脚下,是登山前的泊舟之处。

这首五言诗,极其深刻地反映了李白对此地的钟爱。钟爱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它写于李白入朝做官三年后“赐金放还”的日子里。李白十几岁时便开始出江油而江陵而黄鹤楼而扬州。李白在京的时候,看够了大明宫里的复杂和长安城里权贵们的专横,“赐金放还”后,非但没有落寞,而是更加钟情山水。

李白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来往穿梭,写下了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,写下了“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”,及至暮年在流放被赦的返程中,还写下了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等等千古名句,他还在白水湾前那个千古绝唱《孔雀东南飞》的主人翁焦仲卿、刘兰芝的合墓前写下了《谒庐江主人妇》。然而白水湾呢?他没留下诗句,却留下一叶轻舟和他畅游天下的浪漫情怀。

然后,王安石来了。他是郑重其事来的,也写了诗。他是这里的主人,任过三年左右的舒州通判。在与白水湾仅相隔一箭之地的石牛古洞那儿,写下了“穷幽深而不尽,坐石上以忘归”的著名诗句,并且勒石成铭。

为什么他把这一佳作没有刻在白水湾而是石牛古洞呢?白水湾是这样解释的:当年的白水湾一湾碧水,满目青山,无石可勒!

真是妙不可言!王安石就像一位国画大师,深谙“留白”的重要,他让白水湾“留白”了,而把佳作写在东边的石牛古洞上。让我们既看到了石牛古洞的深邃又看到了白水湾的宽远。山石的厚重和流水的张力在他的笔下相得益彰。于是,他让苏东坡、黄庭坚这样的大家名流也来了。苏东坡在这儿留下了“尘心病眼两醒然”的诗刻,黄庭坚则留下了“涪公读书亭”。

王安石像李白一样,钟情于这片古皖大地,他在垂暮之年,仍然割舍不下这里的山山水水。多年后他是真正来了,并且道出了他是多么留恋这片土地的心声:“皖城西去百重山,陈迹今埋杳霭间。白发行藏空自感,春风江水照衰颜。”是的,他的改革失败,留下太多的遗憾。只有当年的皖城、皖城西边的白水湾以及那重重叠叠的皖山皖水,才留得下王通判的光辉业绩。

◆ 流年碎影

搭歇

柳瑞林

搭歇,就是借宿的意思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,搭歇在乡下是最常有的事。

那时的农村乡下,大多地方都没有通公路,没有任何车辆,出门全靠步行,20华里以外的亲戚来了,当天返回不了家,就得留下来过夜,有的亲戚年纪大了,还要歇上好几夜才回去。当时,有房有客床的家庭很少,大多数人子女多,房子不够住,床也少,兄弟姊妹几个人睡一床的家庭比比皆是,来了远路的亲戚,晚上睡觉就成了问题,只能打发家里人去邻居家搭歇,腾出床位让亲戚睡,亲戚到邻居家借宿也是常有的事。单门独户,或者和邻居关系不和睦的人家,搭歇也就成了问题,只好拼床睡或者“挂火钩”——在火盆边坐夜。

我家有十口人,弟兄姐妹多,家里来了客人,到了晚上,父亲就打发我或姐妹去搭歇。家有余床的邻居有两户。母亲在傍晚时就去和邻居家打招呼:“家里来了亲戚,实在睡不下,晚上我家林儿来你家住一晚可行?”妈妈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在和邻居商量着。心地善良、善解人意的邻居张大妈满口答应:“叫林儿来睡吧,正好跟我家松儿作伴。”尽管邻居热情,没有推辞,但我心里还是不高兴,毕竟在别人家睡觉,哪有家里方便、自在?我吃过晚饭,洗好澡,换上干净的衣服,早早地来到邻居家,来晚了,生怕他家门门不让进。

从小喜欢睡懒觉的我,在人家搭歇,不好意思赖在床上,怕人家说我懒,天一亮,就爬起来,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跑回家。有好几次回到家,家里还没开门,我只好到牛栏去牵着大水牛去放,到吃早饭时,才悻悻地回到家。见我一脸不高兴的神情,妈妈安慰我说:“人家大远路来我家,是把我家看得起,我们只能委屈自己,不能委屈了亲戚啊。再说,人家又不是经常来。”听了妈妈的话,我心里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有一年的十月,大姑爷和大姑妈来我家,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从三十里外的太湖县一步一捱地来的,走了整整一天,到我家时,已是掌灯时分,无疑,晚上爸妈又要打发我们兄妹去搭歇了。等妈妈去和邻居家打招呼时,邻居说:“你说迟了,我已经答应别人家来搭歇了。”咋办呢?打地铺吧,家里又没有多余的被子,这下可急坏了妈妈。吃过晚饭,妈妈安排客人睡下后,叫我和弟弟到她床上睡,她和爸爸用火盆上了一大盆火,和着衣服坐在火盆边,熬了一夜。幸亏那年初冬还不是太冷。第二天,姑妈问妈妈哪里睡的,妈妈笑着说,她昨晚是“挂火钩”的。姑妈懂得“挂火钩”的意思,心疼死了,本来两位老人计划到我家多住几日,见我家住宿这样困难,只好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家了。

